

· 教育学学科建设 ·

#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 经验、问题与趋势

陈 兴 德<sup>①</sup>

(厦门大学 教育研究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1978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在人才培养、机构建设、理论建构、成果产出等方面取得突出成就。既注重学科理论体系建设,又凸显强烈的现实关怀,走出了一条高等教育学发展的“中国道路”,高等教育研究的“中国学派”正逐步走向成熟。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学发展应进一步增强高等教育理论的原创性,提升学科化水平,加大高等教育改革支持力度,增强高等教育研究的科学性、规范性、适切性,促进高等教育研究机构转型,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理论体系。

**关键词:** 高等教育学; 学科建设; 高等教育研究

**中图分类号:** G40-0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4203(2019)05-0049-08

## The Experience, Problems and Trends of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CHEN Xing-de

*(Institute of Education,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Over the past 40 years, China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has mad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in talent cultivation, institution construction, theory constitution and output of results. It pays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iplinary theory system, and highlights the strong realistic concern, thus creating the Chinese road for the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which shows the Chinese school of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is gradually maturing. During the new era, the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should further enhance the originality and disciplinary level of higher education theory, strengthen the support of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strive to buil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higher educ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discipline of higher education;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sup>①</sup> 收稿日期: 2019-04-05

基金项目: 福建社会科学规划项目(FJ201611B1);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ZK1005)

作者简介: 陈兴德(1974—), 男, 四川富顺人,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副教授, 教育学博士, 从事高等教育基本理论研究。

改革开放不仅创造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伟大奇迹,也促使我国高等教育研究从“创生”走向“繁荣”。得益于改革开放提供的历史性机遇和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大发展、大改革、大提高,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在人才培养、机构建设、理论建构、成果产出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富有特色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数量庞大的高等教育研究队伍,层出不穷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成果奠定了我国“新兴高等教育研究大国”的地位,尤其是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沿着学科建设与问题研究“两条并行而又有所交叉”的发展轨迹<sup>[1]</sup>,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路径,在世界高等教育园地中彰显了“中国学派”的气质。作为一个规模宏大、成果丰富、人气旺盛的新兴学科领域,高等教育研究取得的成绩既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成果,也体现了我国改革开放在思想理论战线上的进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同时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阶段。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工作者面临如何聚焦新时代、服务新时代的问题,这不仅需要我们深刻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有益经验,直面当前面临的困难与问题,还要以更饱满的热情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改革与创新。

##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基本经验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不断回应社会需求,逐步形成“理论先行”的研究氛围;积极面向现实问题,不断深化高等教育基本理论研究;坚持专业性研究和群众性研究相结合,这些不仅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取得显著成绩的重要原因,也是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基本经验。

### 1. 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导向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既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进步的根本保证,也是贯穿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发展的一条主线。四十年来,广大高等教育理论工作者始终铭记: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不断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努力实现我国由“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的转化,这是时代的声音、人民的呼唤,也是新时期广大高等教育工作者面临的一个重大而紧迫的问题。

高等教育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四十年来,全国高等教育研究工作

者为建设、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而不懈奋斗。1983年国庆节前夕,邓小平在为北京景山学校的题词中提出了“三个面向”,强调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三个面向”与这一时期党和国家出台的重要文件,如《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年)、《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1993年)等,共同构成了我国新时期高等教育研究工作的思想指南。此后,中国共产党陆续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科学论述。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些思想和理论不仅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同时也是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工作的科学方法论。广大高等教育工作者正是以上述科学理论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深入实践、扎根一线才取得了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累累硕果。

十九大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定位,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了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把建设教育强国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这标志着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发展进入了新阶段。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应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进一步突出习近平教育思想的引领作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始终强调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作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需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努力奉献。<sup>[2]</sup>为此,在始终不渝地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广大高等教育工作者应不断强化“四个意识”,增进“四个自信”,通过提升政治站位,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理论工作者的政治素养、哲学素养。

### 2. 以“理论先行”确立高等教育研究的社会责任

改革开放以来,历届中央领导集体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站在历史和时代高度,根据我国国情,对教育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论述,逐步形成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sup>[3]</sup>。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清晰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的性质、任务、发展战略,深刻回答了当前我国教育改革发展中一系列带有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这一理论的形成和教育观念的创新离不开中央领导集体的高瞻远瞩,离不开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广大教师的奋发有为,

同樣也離不開廣大教育理論工作者的不懈努力。

黨的十八大把《《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基本實現教育現代化”的戰略目標變成了2020年左右應當實現的具體工作任務。高等教育現代化首先呼喚高等教育思想觀念的現代化,要實現這一目標,“理論先行”就顯得特別重要<sup>[4]</sup>。“理論先行”要求高等教育研究工作不僅要“入流”,更要“預流”。<sup>[5]</sup>不僅要有參與高等教育改革的热情,還要有推動高等教育發展的能力。既要對世界高等教育發展的潮流與趨勢有全面的視角和洞察力,也要對我國高等教育改革實踐中面臨的情境、問題有正確的判斷和認識,從而進一步增強高等教育研究的解釋力、指導力和預見力。當前,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術日新月異,給各國經濟社會發展、國家治理和人民生活帶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sup>[6]</sup>為了應對這一挑戰,高等學校必須改革人才培養模式,在堅持立德樹人導向的同時,努力將培養學生科學精神、創新思維、創新能力、社會責任感的工作貫穿教育的全過程。高等教育理論工作者如何面對改革實踐中出現的新問題,不斷增強自身的学习能力?如何不斷提高高等教育研究時代性、創新性和前瞻性?這是我們當前必須認真思考的重大課題。

### 3.“問題研究”與“學科理論”雙輪驅動

在西方,由於局限於高等教育問題研究,忽視基本理論和學科體系建設,高等教育研究始終被看成是一個鬆散的“領域”。我國高等教育學科在起步階段就積極致力於將“問題研究”與“學科理論”相結合,既突出高等教育學科的应用性,又注重基本理論和學科體系的建設,從而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的高等教育學科建設之路。可以說,“問題研究+學科理論”的“雙輪驅動”模式塑造了高等教育研究領域“中國學派”的獨特氣質。

四十多年來,我國高等教育研究工作扮演了改革開放亲历者、高等教育事業建設者的角色,這既是高等教育理論工作者的社會責任,也是繁榮高等教育研究的必由之路。中國高等教育學會會長杜玉波認為,作為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高等教育研究要有建樹、有作為,必須樹立為滿足人民對高等教育的需要,促進高等教育公平而有質量的發展而做學問的理想;必須自覺把個人學術興趣轉移到服務國家需求、回應社會關切上;必須自覺把個人學術追求同國家和民族發展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力爭作出經得起實踐檢驗,對實踐有價值的理論成果、諮詢建議、改革方案。<sup>[7]</sup>當前,我國正在進入高等教

育改革的“深水區”。全社會普遍關注如何提供公平優質的高等教育,如何進一步提高拔尖創新人才培養能力,如何為產業升級提供億萬高素質高技能型人才。對於社會反映最集中、最突出、最迫切的重大問題,高等教育理論工作者要有聲音、有觀點、有對策,要增強輿論引導能力和凝聚社會共識能力,推進高等教育事業又好又快發展。<sup>[8]</sup>實踐始終是理論的源頭活水,高等教育理論之樹只有根植於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的熱土才能永葆勃勃生機。

### 4.“專業性研究”與“群眾性研究”兩翼齊飛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形成了一個龐大的高等教育研究群體,奠定了我國高等教育研究大國的地位。這個群體既包括各級教育主管部門及其研究機構,也包括大量的綜合性大學和部分師範大學從事教育研究工作的個體,還包括大量對教育問題有興趣,對教育研究有熱情的域外人士。由此形成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高等教育研究“專業性研究”與“群眾性研究”兩翼齊飛的現象。

“陽春白雪”和“下里巴人”是人們對我國高等教育研究出現的兩大群體、兩種風格的概括。有人認為這是高等教育研究專業性不強的表現,“下里巴人”式的高等教育研究制約著高等教育研究的理論深度和規範性,拉低了社會對高等教育學科的评价,甚至可能危及高等教育學科的進一步發展。潘懋元認為,“研究隊伍龐雜”並非全是缺點,它可能正是我國高等教育研究的一個特點!如果試圖通過向高等教育研究者“頒發許可證”,或把研究工作完全“專業化”,不是專家或“科班出身者”不得從事研究,那將會對我國的高等教育研究事業的發展造成極大的損失。因此,我國的高等教育研究需要廣大教師和管理人員的廣泛參與,這樣高等教育研究才有活力,才能保持長久的繁榮。在新的歷史時期,我們不僅要發揮中國高等教育學會等組織在推動群眾性高等教育研究方面的引領作用,還要鼓勵廣大高等教育研究工作尤其是基本理論工作者既要耐得住寂寞,從容深思;又要緊扣時代發展的脈搏,針對那些具有全局性、綜合性的前沿論題展開系統性研究。<sup>[9]</sup>

## 二、當前我國高等教育研究面臨的問題與挑戰

幾乎就在我國高等教育研究進入“不惑之年”之際,有關我國高等教育“學科危機”的話題日益受到全國高等教育研究工作者的關注。引發當前高等教

育学学科危机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由于学科设置、学科评估政策调整等外部原因导致的“组织形态的高等教育学”的生存危机。我们知道,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建设走过了一条“外在学科建制”和“内在学科建制”齐头并进的发展道路。20世纪80年代前期,在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尚不够成熟和完善的背景下,潘懋元、汪永铨、朱九思等诸位先生以积极的姿态争取到“高等教育学”的合法性地位。潘懋元等学者不仅将“学科化”作为中国高等教育学发展的基本战略,还采取了一系列务实、有效的策略。这体现在成立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等一系列高教研究机构、创办《高等教育研究》杂志、招收高等教育学专业研究生、组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和“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出版《高等教育学》专著等方面。正是由于这一系列学科的内外建制,才使得高等教育学纳入“学科专业目录”(1983年)显得水到渠成。<sup>[10]</sup>但这一过程也同样说明,我国的国家学科制度对于包括高等教育学在内的所有学科的存在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一定时期国家经济社会战略思想的调整或学科管理制度的变迁都有可能直接导致某一门学科的兴衰成败。特别是自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取消二级学科建制(2011年)和第四轮学科评估(2016年)以来,由于按照“一级学科进行学位点建设和研究生培养”和“按照一级学科进行学科评估”,高等教育学作为二级学科面临尴尬处境。张应强指出,一旦“组织形态的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失去了组织保障,“知识形态的高等教育学”也就失去了发展的基础。所以,当前高等教育学面临的危机,不是过去曾经经历过的发展性危机,而是关系到高等教育学生死存亡的生存性危机。<sup>[11]</sup>

另一方面,作为“知识形态的高等教育学”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譬如,高等教育研究成果解释、指导、引领高等教育改革实践的能力还比较薄弱,理论研究成果在转化为政策、法律法规时距离人们的期望还有相当的距离,从而导致高等教育研究成果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支撑作用还不太完善;此外,高等教育学学科内部的一致性还不够完善,高等教育学学者的学科认同感还不够强,高等教育学学科范畴体系、理论体系、培训体系还不够完备,高等教育学学术共同体建设任重而道远。再则,与我国高等教育日益增强的国际影响力相比,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成果的国际认可度还不高。近年来,国外学者对于改革开放和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经验”抱有浓厚兴趣,他们迫切希望看到中国学者在这些方面的全景性、权威性解读,也希望倾听关于未

来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声音”。但是,囿于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原创性、继承性、实践性、规范性,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对于上述问题的回应尚未令人满意。总体而言,由于我们在积极投入高等教育应用研究的同时,学科建设基础研究受到冷落;在积极引进国外教育研究成果的同时,教育理论的自主创新信心不足;在保持主题切换热点频出的同时,较少关注教育研究经验的继承积累;在高度重视成果的数量与形式的同时,有厚度、深度、力度的研究成果相对匮乏;在不断强调研究方法科学性的同时,教育研究过程与成果规范性相对欠缺。早在1991年,潘懋元就指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不同程度地存在“玄”、“虚”、“浮”、“躁”的倾向,并对如何增强高等教育的实践性、如何消化吸收国外教育理论,如何增强高等教育研究的科学性提出了意见和建议。<sup>[12]</sup>时间过去近30年,当年存在的问题,在今天还未能全部解决,这无疑值得全国高等教育研究工作者深思。

### 三、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新时代

新时代预示着我国改革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新时代也赋予了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新的使命。高等教育实践呼唤理论指导,高等教育研究者应该勇敢地担负起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

#### 1. 以现代学科标准推进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

在新的历史时期,高等教育学的基本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研究是否还有坚持的必要?对于这个问题,目前高等教育理论工作者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为了回应学科评估对作为二级学科的高等教育学的冲击,部分学者倡议将高等教育学列入一级学科。但我们也要思考,如果这一吁求短时间内难以实现,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将何去何从?应当承认,“学科”建设思路不仅是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成功经验,也是建设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理论学派的重要路径。“问题研究”与“学科理论”二者可以兼容互济,增强高等教育研究的应用性、实践性不应以牺牲和否定高等教育学学科作为代价!

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推进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首先,应进一步增强高等教育研究的内部一致性,增进高等教育学学者的学科认同。在一定意义上,学科发展危局越严重,增强学术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协调性就显得越紧迫。其次,应以新的思路和视野推进高等教育学的“再学科化”。我国高等教育学

的“再学科化”不是要延续“经典学科”的老路子,而是要努力实现高等教育学从“经典学科”向“现代学科”的转型。既保留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制,又不以学科“画地为牢”。既鼓励突破学科畛域解决现实问题,又主张通过学术共同体开展整合性研究,不断将高等教育问题研究成果纳入高等教育学理论框架中,积淀形成专属的学科理论知识,发展高等教育学的核心理论知识,建构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sup>[13]</sup>在妥善处理“学科论”与“领域论”相冲突的背景下,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研究的实践性、开放性、综合性、协同性。

## 2. 以能力建设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机构“智库”转型

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能力建设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要进一步明确高等教育研究的服务对象。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成果要为各级政府科学决策、为提高大学治理水平、促进高校师生发展、为完善高等教育学科建设提供服务。二是要厘清高等教育研究能力建设的具体内涵,要按照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总要求,不断提高高等教育研究工作者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高等教育改革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从中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sup>[14]</sup>三是要明晰高等教育研究的重点领域。在诸如学生学习与发展的教育教学制度建设、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提升、高水平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和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扩大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方面提出富有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努力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适切性。

为加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能力建设,需要进一步推动高等教育研究机构角色和职能转变。为此,应进一步支持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特色化”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高等教育学科成长过程中,厦门大学、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等一批高校高等教育研究机构为全国树立了榜样;潘懋元、朱九思、汪永铨、薛天祥等学者为全国高等教育学人发挥了引领作用。在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由经验性向学科化演进的过程中,不少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因校制宜”、“因学制宜”、“因势利导”,形成了各自鲜明的特色。在国内高教界,厦门大学的高等教育基本理论和高等体制改革研究、北京大学的高等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华中科技大学的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与院校研究、华东师范大

学的高等教育政策与管理研究、清华大学的高等工程教育与学生发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的高等教育法律政策研究等已经形成传统。不少机构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个性鲜明的学科文化、学院文化。譬如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凸显了“国际的视野、跨学科的路径、实证的态度和方法上的多元性”的研究传统<sup>[15]</sup>;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注重发扬“强烈面向问题、强烈面向实践、强烈面向应用”的院校研究精神<sup>[16]</sup>;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提出了“不求最大、但求最好,努力建设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国家队”的价值追求<sup>[17]</sup>;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形成了“以小而精的学术队伍、特色鲜明的研究领域、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全力打造高端人才培养基地、学校战略研究中心和国家教育政策智库”的使命陈述等<sup>[18]</sup>。这些经验的取得经历了艰辛的摸索,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积累的宝贵财富,也是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特色化发展的动力。中国要屹立于世界高等教育研究之林,中国学者的高等教育研究成果要获得国际社会更广泛的认可,需要一大批特色鲜明、成绩斐然、富有影响力的高等教育机构脱颖而出!

## 3. 不断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成果的学术品质

一是要戒除浮躁气息与功利学风,积极形成高等教育研究的规范与传统。四十年来,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十分活跃,每年都有大量相关论文发表,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高等教育改革进程中的必然现象,但必须注意的是,在这些研究成果中,简单重复者较多,理论创新者较少,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和较为成熟、得到公认的学科范式<sup>[19]</sup>。“学问如积薪,后来居其上”。高等教育学是一门很年轻的学科,正因如此,它的学科基础和学科积淀存在先天不足的问题。如果高等教育研究者只是热衷于赶“学术大集”,学术研究不能促进学科知识的积累,那么学科的发展水平就无从提高。高等教育研究者要关注热点,但不能总是因为“喜新厌旧”而忽视高等教育学科的学术积淀和对学术传统的营造。

二是要积极融入高等教育实证研究的热潮,推动高等教育研究范式创新。袁振国提出,目前我国教育学的实证研究论文还不到论文总数的15%,大多数论文还停留在主观性思辨和应然性的畅想阶段。<sup>[20]</sup>这就导致相关研究结论的信度不高,难以深刻揭示高等教育的发展和运行规律,对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实践的指导性不强。<sup>[21]</sup>当然,导致我国教育研究中实证研究缺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其中既有中国文化注重思辨的传统习惯;也有长期以来

将实证研究与定量研究等同的认识偏见;同时还与我们在学术训练中较少注重学术方法的训练,导致研究者未能娴熟地掌握实证研究方法等有关。同样,我们也不应否认在研究者身上不同程度地存在轻视实践、疏离实践,不愿意、不善于、不敢于到基层和艰苦地区调查研究的现象。2017年1月,全国14所高校教育学院(部)和32家教育研究杂志负责人聚首华东师范大学,发表了《教育实证研究华东师范大学行动宣言》。强调实证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研究方法之一,实证研究是基于事实和证据的研究,强调的是用科学的方法,获得科学的数据,得出科学的结论,接受科学的检验。<sup>[22]</sup>这场教育研究的“实证化运动”提供了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增强指导作用、引领作用的契机,同时也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范式创新提供了前进的动力。为此,高等教育研究应做到:一是要努力形成重视实证研究的学术氛围,使实证研究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主流话语。二是要在青年学者、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增加实证方法训练环节,以系统训练端正研究态度。三是要不断完善教育实证研究的环境和条件。要增加实证研究的经费投入,提高对于实证研究成果的支持力度。

#### 4. 不断加强高等教育研究队伍,尤其是教育学研究生的培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学领域培养造就了一批领军人物,他们其中尤以获得“长江学者”称号者最具典型性。有人分析了教育学长江学者的求学和科研经历,发现他们中的多数人具有以下特征:研究生阶段多就读于知名高校的优势学科,博士阶段获得名师指导,知识结构上大多具有交叉学科教育背景,主动将个人研究主题与国家重大教育问题联系等。<sup>[23]</sup>这些经验无疑对年轻学者的成长提供了启示。除了长江学者等领军人才,广大的研究生导师队伍对我国教育学学科建设发挥了关键性作用。然而,当前我国教育学导师队伍建设呈现人数不足、年龄偏大、梯队断层、骨干力量后继乏人等问题。如何扩大教育学专业导师队伍规模,优化导师队伍年龄结构以及加大培养和选拔年轻导师的力度,是当前我们面临的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sup>[24]</sup>此外,国家对包括教育研究等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视程度仍有待提高。哲学社会科学高层次人才的培养需要更多的资源投入、更大的政策支持,还需要广泛重视、平等对待的社会环境,能让他们在其中自由地成长。

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学学科建设状况进行梳理后发现,有相当一部分成果来自研究生撰

写的博士学位论文,这充分说明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是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发展的生力军,是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水平持续提升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学博士生培养模式逐步走向系统、规范,各个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在实践中摸索形成了具有不同风格的人才培养模式。其中尤以厦门大学潘懋元引领形成的“学习—研究—实践”三结合的博士生培养模式尤为典型。“三结合”的博士生教学方法在为我国输送了一大批高等教育研究骨干力量的同时,为我国高等教育学博士生培养模式的探索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外,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培养注重实证方法的训练、清华大学对博士生培养国际化的重视等都是值得肯定的经验。但我们也应当看到,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学博士生培养过程中还有一些地方值得改进。譬如,博士生文献阅读的数量和质量有待提高,对实证研究方法的把握不够全面,深入实践调查研究的能力相对薄弱,跨学科交流合作能力不强,对学术研究规范和伦理的教育不够重视等。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学博士生培养的突破口是要适当打破学科壁垒,积极鼓励跨学科培养博士生。这包括为不同学科专家和学生提供交流的场所,形成良好的跨学科文化氛围;鼓励博士生跨系、跨学院选修课程,鼓励教师跨学科、跨学院、跨专业授课,使广大师生从行动上践行跨学科理念等。<sup>[25]</sup>

#### 5. 积极推动高等教育研究国际化,在世界高等教育研究园地发出中国声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教育方面取得的经验引起了日益广泛的国际关注。但正如程介明指出,“由于中国人在国际组织中任职的数量不多,自身推广能力不够以及国际社会对中国故事的讲述不够深入、比较表面,使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并未在国际上树立应有的典范”。<sup>[26]</sup>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我国高等教育参与国际交往的力度将进一步扩大。如果我们在高等教育研究的国际交流方面跟不上这样一种节奏和步伐,就会面临被动局面。为此,我们要努力在国际高等教育园地里发出自己的声音。高等教育研究的“中国学派”只有放到国际高等教育研究园地中才有意义,才能获得真正的承认。

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国际化水平需要克服观念、能力和机制的障碍。为此,一是要进一步拓宽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者的国际视野,积极鼓励年轻学者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同时,要鼓励高等教育领域的全方位交流,不仅要加强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学术交流,还要增强同发展中国家的教育交流与合作。二是培养和选拔优秀青年学者在国际教育组织中锻

炼、任职,增强我国在国际教育领域中的话语权,充分利用多种渠道向世界传递中国教育的声音。三是要进一步提高研究者的外语水平,不断提高我国学者高等教育实证研究能力,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上与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主流趋势对接。四是要在项目、成果评价机制上有所倾斜,对高等教育研究的国际合作提供更多的政策和经费支持。五是积极鼓励研究者在海外高等教育学术刊物上发表研究成果的同时,努力办好《中国教育学前沿》等国际期刊,使之成为国外学者了解中国教育的窗口。

#### 6. 不断完善全国性高等教育基础信息数据库建设

长期以来,缺乏系统、完善的全国性教育基础信息数据库已经成为我国教育研究、教育决策的明显“短板”。建设教育基础信息数据库是支撑教育现代化管理的基础工程。教育部于1987年成立教育管理信息中心,组建“中国教育统计网”,统计范围涵盖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特殊教育等领域,涉及分科情况、校舍情况、教职工人数、学生人数等基础性数据。广东、上海、浙江等部分发达地区也在进行教育基础数据库的建设工作。但总体来看,中国国家教育基础信息库的构架仍然没有形成,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具有明显的差距。<sup>[27]</sup>

近年来,我国部分高校在高等教育数据库建设方面进行过一些尝试。如谢作栩主持了“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数据库”(HEDB)项目建设。该数据库主要以普通高等院校的各类型数据为主要收集对象,内容涵盖以院校为本位的资料(如财政、人事编制、校园软硬件设备、课程及活动等)、以学生为本位的资料(包括家庭与父母的资料、学生意愿、态度、能力、学习状况、课程参与程度、身心状况、家庭环境、学习成果等)、以教职员为本位的资料(如教课时数、薪资福利、研究成果、学校及学生相关的服务项目、论著以及专业成长等),其中学生样本数超过1万人。<sup>[28]</sup>史秋衡主持的“国家大学生学习情况调查”(NCSS)数据库,该项目组针对大学生学习情况的内涵和基本架构,采用实证调查的方法,自主开发设计了大学生学习情况的调查问卷,通过大规模的调查,收集全国大学生学习情况的数据,建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学生学习情况调查数据库。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我国大学生学习情况的现状和影响因素,探索学习过程与学习结果的关系等十多个重要专题并完成研究总报告,努力为提升大学生学习质量提供解决思路。<sup>[29]</sup>此外,史静寰团队开展的涵盖115所院校,有效大学生个体数据近30万

条的“中国大学生学习与发展调查”(CCSS),被视作我国目前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工具设计与抽样方式最为科学严格的高等教育学情调查。<sup>[30]</sup>这些数据库在运行过程中,形成了一批高水平论文和咨询报告,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但总体而言,在我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大型数据库十分缺乏,公开的综合型数据库,尤其是关于个人教育发展等方面的数据库还并不多见。已有的一些统计资料或统计口径前后不一,有的指标项被遗漏,有的数据之间不一致,其可信度和可用性都有待提高”<sup>[31]</sup>。同时,各校以课题为依托建立的数据库在开放性、延续性方面存在明显不足,随着课题结束或主持人离职,数据库的维护往往难以为继,耗费大量资金形成的数据库整合程度不强,利用效率不高。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指出,到2020年我国“要基本建成较完备的国家级和省级教育基础信息库”<sup>[32]</sup>。教育部于2012年3月印发的《教育信息化十年规划(2011—2020年)》,将建立“有机衔接的国家级和省级教育管理基础数据库和信息系统”列为这一重大行动计划的核心目标之一。<sup>[33]</sup>当前,以高等教育信息化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水平的提高,无论是时机还是技术条件都已成熟。全面、系统地累积各级各类高校原始性数据与资料,不仅可以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状况,而且对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科学性、增强高等教育政策法规的有效性,提高我国高等教育治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 参考文献:

- [1] 潘懋元,李均. 高等教育研究60年:后来居上 异军突起[J]. 中国高等教育,2009,(18):15-18.
- [2]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 (2016-5-18).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_1118891128.htm](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_1118891128.htm).
- [3]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新发展[J]. 教育研究,2017,(4):4-14.
- [4][8] 瞿振元. 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需要理论先行[J]. 中国高教研究,2013,(12):3-5.
- [5] 陈寅恪. 金明馆丛稿二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326.
- [6] 习近平. 致5月26日开幕的2018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的贺信[EB/OL]. (2018-05-30). <http://www.chinawuliu.com.cn/information/201805/30/331588.shtml>.
- [7] 杜玉波. 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责任与担当[J]. 中国高教研究,2018,(5):1-3.
- [9] 潘懋元. 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历史与未来[J]. 中国地



- 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1-6.
- [10] 陈兴德. 高等教育学的“学科”“领域”之争——基于知识社会学视角的考察[J]. 高等教育研究,2018,(9):46-54.
- [11] 张应强.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学的危机与应对[J]. 高等教育研究,2017,(1):8-11.
- [12] 潘懋元. 高等教育研究的比较、困惑与前景[J]. 高等教育研究,1991,(4):1-12.
- [13] 张应强,唐萌. 高等教育学到底有什么用[J]. 中国高教研究,2016,(12):56-62.
- [14] 习近平.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EB/OL]. (2016-5-31).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7/0531/c1001-29307758.html>.
- [15] 陈洪捷. 北大高等教育研究:学科发展与范式变迁[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0,(4):2-11.
- [16] 周光礼,莫甲凤. 高等教育智库及其学术研究风格——中国著名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学术转型[J]. 中国高教研究,2014,(6):45-57.
- [17]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简介[EB/OL]. (2017-07-13). <http://ihe.xmu.edu.cn/2017/0713/c16591a325286/page.htm>.
- [18]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简介[EB/OL]. [2019-03-10]. <http://www.ioe.tsinghua.edu.cn/publish/ioe/11207/index.html>.
- [19] 钟秉林,赵应生,洪煜. 国际高等教育研究的现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基于国外期刊高等教育研究论文量化分析[J]. 教育研究,2010,(1):29-38.
- [20] 袁振国. 实证研究是教育学走向科学的必要途径[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7,(3):3-17.
- [21] 钟秉林,赵应生,洪煜. 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现状分析与未来展望——基于近三年教育类核心期刊论文量化分析的研究[J]. 教育研究,2009,(7):14-21.
- [22] 华东师范大学等14所高校. 教育实证研究华东师范大学行动宣言[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7,(3):1-3.
- [23] 宋晓欣,马陆亭,赵世奎. 教育学科高层次人才成长规律探究——以22位长江学者为例[J]. 中国高教研究,2018,(3):51-55.
- [24] 李明忠,等. 我国高等教育学专业研究生导师群体特征研究[J]. 高等教育研究,2016,(7):33-44.
- [25] 魏玉梅. 美国教育学博士研究生培养的“跨学科”特色及其启示——以哈佛大学教育哲学博士(Ph.D.)培养项目为例[J]. 外国教育研究,2016,(3):43-57.
- [26] 童世骏,等. 聚焦2035中国教育现代化(笔谈)[J]. 中国高教研究,2018,(2):18-21.
- [27] 左明章,邓果,李莎莎. 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对我国教育基础信息数据库建设的启示[J]. 中国电化教育,2012,(8):30-34.
- [28] 马进龙. 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数据库正式启用[EB/OL]. [2019-03-10]. <http://news.xmu.edu.cn/ed/e4/c1552a60900/page.psp>.
- [29] 史秋衡. 大学生学习情况调查研究[EB/OL]. [2019-03-10]. [https://www.sohu.com/a/114875905\\_498081](https://www.sohu.com/a/114875905_498081).
- [30]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 中国大学生学习与发展调查项目建设[EB/OL]. (2017-04-07). [http://www.ioe.tsinghua.edu.cn/publish/ioe/8242/2017/20170407172045415923287/20170407172045415923287\\_.html](http://www.ioe.tsinghua.edu.cn/publish/ioe/8242/2017/20170407172045415923287/20170407172045415923287_.html).
- [31] 贾云鹏,范先佐. 教育经济学研究:回顾、反思及建议——文献分析的视角[J]. 教育研究,2014,(2):66-75.
- [32] 教育部.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EB/OL]. (2010-07-29). [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177/201008/93785.html](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177/201008/93785.html).
- [33] 教育部. 关于印发《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的通知[EB/OL]. (2012-03-13). [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3342/201203/xxgk\\_133322.html](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3342/201203/xxgk_133322.html).

(本文责任编辑 许 宏)